

## 哲学史

### 56 德国唯心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现在，我们想把注意力转向德国唯心主义，并牢记我们用这两条相交的线所代表的现代思想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在康德之后，它又过渡到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如果你想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点是什么，那就是对自我的强调。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强调的当然是先验知识，也就是自我的内在智力资源，即自我的内在理性。而自我，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中，则变得更加重要。

当然，我们还有以洛克、伯利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它引出了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理论，以及20世纪以伯特兰·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等等。从现在开始，我们所做的就是沿着这两个趋势发展。因此，我们将沿着欧洲的这一趋势一直追溯到20世纪的让-保罗·萨特及其后继者。

然后我们将回溯，追溯从边沁和密尔开始的经验主义发展趋势，一直到1950年及以后。我们将按此方式构建框架。同时，请记住另一张图表的整体时间线，希望您现在已经足够熟悉了。

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多种世界观传统。这些世界观传统可以被贴上神论、自然主义、泛神论或类似标签。而每一种世界观传统都深受科学史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模型的影响和塑造。

当然，第一种代表希腊科学，如毕达哥拉斯或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强调形式的客观实在性、物种的固定性等等，因此是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种是机械论科学，它摒弃了目的论，仅仅关注物质的固定机械秩序和因果机制。但是，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大约在1800年或更早的时候，历史科学和生物科学开始兴起，这两门学科都关注发展过程。

因此，第三种科学模型——它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特征——是一种更偏向有机而非机械的模型。这里的“有机”指的是相互交织的相互关系。万物都以某种有机的方式与其他万物相连。

历史进程的概念贯穿始终，发展进程亦是如此。所以本周和下周我们会稍微谈谈德国唯心主义。之后还会探讨一些19世纪的其他发展，比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等。

但是，春假过后，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过程哲学，比如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大纲的讲解，我想提一下。如果你学过康德，你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做大纲。

你已经学会了如何阅读哲学著作。所以，当我们读到怀特海及之后的作品时，我们会阅读一些经典著作的平装本，或者说是精选的平装本经典著作。我会要求你们写书评，而不是列出提纲，稍后我会详细说明。

这样你们就有机会找出这本书的主旨。本周，你们要为黑格尔的《选集》撰写一篇论文陈述。我们将深入探讨这本书的主旨以及它是如何展开论述的。

还要评估这种发展在理念上的有效性。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里，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阅读理念。但请记住这个框架，这样你就能明白事情将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对德国唯心主义进行一些总体上的概括。它的核心是什么？这张图表表明，我正在抹去原有的历史框架。这表明，德国唯心主义者拒绝并反抗机械论科学的终极性。

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牛顿传统的机械论科学能够揭示现实的本质。就机械论对自然的解释而言，他们持有现象学的观点。这种解释关注的是表象，而非现实本身。

其根本本质更偏向有机而非机械，更偏向于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秩序。你会明白的。

一成不变的静态秩序？不，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变化。因此，你需要记住的一点是，19世纪的唯心主义将是一种关于变化的形而上学。

一种过程形而上学。它也是后来发展出20世纪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的根基。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此有所了解。

所以这是对机械论科学的一种反动。当然，之前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对机械论科学的反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种反动。

一种观点认为，机械论法则必然存在例外。笛卡尔就持这种观点。心灵是支配万物的因果机制的一个例外。

因为人的思想拥有自由意志。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约翰·洛克似乎也持这种观点。

其次，机械论哲学被彻底否定，因为它无法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莱布尼茨的思想就在这里。莱布尼茨的思想就在这里。

他的单子论更像是一种目的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莱布尼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19世纪后期即将出现的思想。因为我们进入这场唯心主义运动，就意味着对自然和历史的的目的论图景的复兴。

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追求最终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某种潜能得以实现。然后，你就会得到像贝克莱和康德这样的人的现象主义反应。

有人说，机械论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表象，却无法揭示本质。于是，就出现了其他三种反应，而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好了，现在轮到唯心主义者了。

当然，它实际上是依附于早期的现象学科学观，尤其是康德的影响。

首先要记住，这是对机械论科学的反动。其次，这也是对17世纪教条式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笛卡尔开创了基础主义方法，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而发展出演绎推理，直至将整个体系完整地构建出来。

那种过程，那种方法论，或许在你认为这是一个严格按照数学秩序排列的宇宙时是适用的。一种数学方法适用于一个数学宇宙。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性的、有机的过程，那么你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会注意到，康德的先验方法才是关键。我们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先验方法。

第三，这些德国唯心主义者正在延续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而这直接建立在先验方法论的基础上，该方法论强调自我的建设性贡献。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也就是说，理解现实的关键，在于自我的作用。在于主观自我的作用，在于人类精神的作用。我之前说过，康德会把你引向浪漫主义。

好了，这就是创造性自我的角色。但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里的观看者、观察者、思考者等等，透过他或她自身的自我意识的视角来审视整个现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自我意识来看待事物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先验方法，在人类经验的所有细节之下，揭示出自我意识、自我的本质，那么我们就能在这种光芒下看到现实，看到投射在屏幕上的整体现实。你玩过在黑暗中制作影子游戏吗？你小时候是不是在床上用手电筒

玩过？你会把光照在天花板上，用手指摆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然后就能在那里得到一个巨大的投影？你可以把黑格尔所做的理解为制作这类图像。

将自我形象投射到整个现实之上。或者说，按照自我形象创造宇宙。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整个现实。

认识现实的关键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类意识的结构也就等同于现实的结构。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知性范畴就是现实范畴。

哦，你这是打破现象界和名义界的区分。没错。你明白吗？如果确实存在某种预先形成的过程，使得自我的形成是按照现实的形象进行的，那么通过理解自我的结构，我们就能理解现实的结构。

而这正是这些人试图做的。因此，先验方法旨在描述自我理解或自我意识的过程。这样，自我意识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意识——即包罗万象的存在基础——发展的缩影。

我刚一这么说，你就会明白，这种理想主义将是一种一元论的理想主义。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基础，而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缩影。

现在，让我再补充一点。这或许会有帮助。请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到康德，近代以来，我们观察到关于“自我”本质的探讨始终贯穿其中。我是什么？哦，一个会思考的实体。嗯，洛克对此并不确定。

休谟发现的只是一堆缺乏统一性的知觉。康德则发现统觉中存在一种综合统一性，由此意识领域实现了某种统一。而知性的图式化则带来了个人所有经验和思维的统一。

但你会注意到，那并不是一个作为统一自我的根本实体，而是意识的结构本身才是统一者。对吧？是意识的结构本身才是统一者。

这就是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出发点。他们并非在寻找笛卡尔意义上的某种精神实体或灵魂实体，也并非在寻找柏拉图意义上具有永恒前存性的不朽灵魂等等。

不。他们试图将自我理解为一种结构化的自我意识。明白了吗？这就是自我的概念。

是什么将所有不同的经验统一起来？自我的统一作用是什么？你将如何描述这种自我意识？正如你从我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所看到的，如果自我意识是现实的关键，而问题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核心、根本特征是什么，其他一切都只是

它的功能或副产品，那么你会得到四种不同的答案。在费希特看来，道德意识源于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在谢林看来，它就是康德所说的目的论。

在对判断力的批判中，审美意识至关重要。谢林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要哲学家。而对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来说，则是宗教意识。

施莱尔马赫是19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他将自己的神学构建为宗教经验的投射。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神学中的浪漫主义。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神学家。

黑格尔所做的，恰恰是指出，不，我们所拥有的正是这种概念能力，即不断尝试把握存在本身概念的过程，这才是意识发展的标志。

越来越全面地理解“自我”的概念时，我其实也在越来越全面地理解“存在”本身，即整体性的概念。因此，你必须区分有限的“自我”和绝对的“自我”。这里的“绝对”指的是存在的唯一且包罗万象的根基。

“存在的基础”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你可以在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它。好了，现在，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或者说，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克里斯汀？哦，你准备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我可能回答了，所以我才继续问。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点，或者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关键点之一，是认为自我内部存在某种统一性吗？是啊，是啊。

是的，这里强调的是自我的统一性。由此，你便得到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绝对自我。所以，这里呈现的是一种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一种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一切最终都是一体的。

构建于此图景之中。没错，自我的统一。这与……有何不同？为什么你用的是二元论而不是泛神论？嗯，一元论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现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

泛神论是一种宗教形式，它将“一”等同于上帝。不过，对于这些人来说，“泛神论”这个词可能显得过于直白，尤其是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并不认同泛神论。

但“泛神论”这个词或许更贴切。区别在于希腊语介词“en”，意思是“在……之中”。所以，与其说“万物皆神，神即万物”，不如说“万物皆在神之中”。

但有限事物的总和并不能穷尽上帝的总和。其中仍有发展的空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认为宇宙是静态的。

它具有机械的静态秩序。而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目的论过程。大卫？不，不，再说一遍。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理解了这个问题。是的，是的。说到德国唯心主义者，他们试图将自我理解为一种结构化的自我意识。

是的，在康德看来，自我的统一性，就是这个东西，好吧。在康德看来，自我的统一性并非简单地列举形式和范畴就能找到的，而是要通过他所谓的综合统一性来找到的。

注意“感知的综合统一性”这个术语。你会明白的。然后是十二个范畴与时间形式之间关系的图式化。

现在请注意，无论是综合统一还是图式化，这两种情况下都体现了一种功能统一。自我统一于行动之中，不仅体现在存在上，也体现在思考和体验中。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自我意识的原因。你会明白的。我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一个功能上的统一体，我们在功能上是统一的。

自我意识的统一因素是什么？嗯，这就是功能统一性。这些是功能单元。你会明白的。

正是这些功能起到了统一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不同的哲学家而言，情况各不相同。不妨回顾一下约翰·洛克及其关于个人身份的论述。

你会明白的。在洛克看来，是什么让自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统一？他的答案很简单：记忆。也就是说，是与我当下体验相关的过去经历，是我当下对过去的记忆。

你会看到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功能上的统一。至于是否存在某种潜在的灵魂实体，他认为存在，但却无法像笛卡尔自认为的那样清楚地证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推测。

你会明白的。所以，我认为功能统一的概念很重要。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我总结一下吧。

我们将要发现的，首先是一种新的科学模型，它更注重有机性和发育性。如果你喜欢进化论，因为进化论当然是伴随着发育生物学而产生的。发育生物学既涵盖了微观层面，也涵盖了宏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这是遗传学的起源；从宏观层面来看，这是进化生物学。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模型，一种发展心理学模型。一种新的哲学方法。

它始于先验方法，但后来被称为现象学方法。现象学，这就是方法。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叫什么名字？《精神现象学》。

心灵现象学。那么，20世纪欧洲的主导哲学是什么呢？是现象学，一种方法论。它是存在主义、诠释学理论等等的理论基础。

现在请注意“现象学”这个术语。它与现象主义并不相同。稍加思考，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将这两个术语混用，而他们并没有认真思考。

主义和逻辑是有区别的。主义是一种立场，一种理论。现象主义则认为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只是表象。

学（logy）是对……的研究，是对……的科学研究，是对……的方法论研究。那么，现象学（phenomenology）则是对现象的研究。它并非认为只有现象才能被认识。

但这说明我们要从研究现象入手。明白其中的区别吗？是的，因为如果你想探究自我的结构，那么在意识和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在进行着功能性的结构构建呢？你必须描述这个过程，不是吗？你必须描述意识发展的现象。所以，这种方法是现象学的。

嗯，到了20世纪，这个词已经相当常见了。虽然你会发现一些缺乏哲学素养的人把它和现象学混用，但两者其实截然不同。它的正确用法体现在“宗教现象学”这样的短语中。

它有两种含义。一是宗教体验现象学，描述宗教体验的现象。二是宗教现象学，描述信仰和实践。

这种社会层面、邪教层面的现象，属于现象学范畴。它是一种描述性方法。

这并非试图用论证来证明什么。笛卡尔锁链传统中那种陈旧的论证，不，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是教条式形而上学的一部分。

你拥有的是一种描述性方法。而有效描述的结论并非“因此，就是这样，证毕”。有效描述的结论是：“哦，我明白了，是的，就是这样。”

你明白吗？因为你的描述其实是在告诉别人：“嘿，过来看看这个。看看我看到了什么。”你明白吗？而当这种社会共识形成时，描述的有效性就得到了凸显。

你明白了吗？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对于究竟应该描述什么达成共识。所以这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而不是论证性的方法。因此，当你读黑格尔时，不要问自己：他证明了什么？关于主人和仆人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他证明了什么吗？他并没有试图证明什么。

他只是想描述人际互动中，主人如何意识到自己是主人，仆人如何意识到自己是仆人的过程。你看，这就是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逐渐形成的体现。

但这只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整体是它的缩影。明白了吗？微观世界，宏观世界。让我在这里稍作停顿，补充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脚注。

我之前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去年秋天，我们开始学习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时候，我曾试图指出，早在哲学诞生之前，在古希腊诗人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就存在着一种有序统一的观念，即个人道德生活的秩序是城邦有序正义的缩影，而城邦的有序正义又是宇宙有序统一的缩影。还记得吗？所以，道德规范自我，一个正直、公正的个体，就是一个有序宇宙的缩影。

现在，请注意此时此刻的变化是多么剧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回到了那个主题。你明白吗？自我的有序统一是整个现实有序统一的缩影。

你看？但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它是从物质宇宙的有序统一性出发发展起来的。哦！现在它是从观念世界、文化世界、艺术世界、宗教世界的有序宇宙出发发展的。但自我作为整体缩影的观念仍然存在。

所以，如果你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遇到“逻各斯”这个概念，不要感到惊讶。明白了吗？因为黑格尔在他的宗教著作中重新引入了“逻各斯”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机械论时代被忽视了，因为机械论没有目的论。好的。

好的。我当时说了什么来着？一种新的科学模型，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现象学描述。好的。

一种新的逻辑。一种新的逻辑。因为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是一种三段论的逻辑。

三段论逻辑。我们将得到的是一种过程逻辑。而这种过程逻辑就是辩证法。

三段论逻辑是一种关于不变普遍概念的逻辑。为什么呢？嗯，你肯定知道简单直言三段论的基本规则：所有A都是B，所有B都是C，因此，所有A都是C。你看，三段论的基本规则就是存在一个中项。

中间项必须至少被普遍扩展一次。也就是说，B必须是普遍的，所有 B，至少扩展一次，这样 B，这个 B，这个特定的 B，才能成为这个的一部分。否则，它们之间就没有联系。

你必须要有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必须与普遍性相关。当然，它可以指某一类普遍存在的人群。

但这必须是一群在某些方面保持不变的人。换句话说，必须存在某种不变的普遍特征。至少，必须存在不变的普遍概念。

所以，这种逻辑是由亚里士多德构思、组织和发展的，他强调的是普遍性，即不变的普遍概念，比如类别和种类。

哦，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在科学和历史中都引入了发展概念，那么你该如何思考发展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显然，这会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普遍规律？黑格尔将不得不重构整个普遍规律理论。他并没有抛弃它，而是对其进行了重构。而且他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非常接近。

但在重构过程中，他仍然需要运用过程的逻辑，而非永恒的逻辑。想想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间的对立，正是普遍变化与普遍永恒之间的对立。

好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变化比永恒更具终极意义的观点。变化比永恒更具终极意义。等我们谈到黑格尔的时候，我会对他的逻辑做一些评论。

有些人没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断言他否定了矛盾律。事实并非如此。他并没有明确地否定矛盾律。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认为这微不足道。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你同时也会在同一方面遇到矛盾律的难题。所以，这就是过程逻辑，辩证法。

你还记得吗？辩证法是一种先说“是”，再说“否”，最后将二者结合起来得出综合结论的思维方式。正题、反题、合题。是，否，嗯，就是这样。

问题就在于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思考的过程，也就是起点，就像一场精神上的漫游，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迷宫中寻找出路。不是这个，而是这个，那个稍微远一点，但没错，我们需要这个和那个。

一种思维的漫游，最终导向更全面的理解。概念的逐步展开。而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历史，便可看出历史往往呈现出钟摆般的摆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苏联地区的保守主义反应，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种新的逻辑。

因此，也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新的认识论。我们在17世纪、18世纪所拥有的是一种表征性的知识理论。

表象性的。主观的观念，代表着……哦，但是，在这些德国唯心主义者看来，观念不再是表象，不再是头脑中静态的表象。观念产生于与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更广阔的世界的动态互动之中。

因此，你所拥有的是一种强调直接意识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思想和概念是逐步澄清的。直接意识，逐步澄清。

当我们谈到黑格尔时，这一点会更加明确。至于新形而上学，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你会如何描述新形而上学呢？它是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也不是二元论。

这是理想主义。一切事物本质上都属于心灵、精神和自我。如果你愿意的话，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一元论。

你可以称之为进化理想主义。并非所有进化论思想都是自然主义的。这些人是进化理想主义者。

一切都在朝着那潜藏于万物之下的精神生命和活力的完全实现而发展。它原本是潜在的，现在正在显现。

进化唯心主义。它有时也被称为内在论。因为任何神圣的存在，即存在的绝对基础，都内在于整体之中。

这具有深远的宗教学意义。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他无需向自身之外的受造物启示自己。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特殊启示。

因为如果神性是内在的，那么神圣的自我意识就会在你的自我意识中涌现。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启示，什么启示的行为。也不存在无中生有的创造。

不存在所谓的历史性救赎行为。一切都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势在必行。没有独一无二的化身。

如果没有一位超越一切的神来化身，又怎能存在神性呢？化身仅仅是一种象征，用来指称神性无处不在。所以，当我们谈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时，请注意这一点：内在性。

形而上学有时被描述为渐进论。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心智、精神或意识。你看，过去那种存在层级分明的观念，现在被转化为一个发展过程。

进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精神境界的过程。这是进化乐观主义的一部分。

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体现在德国文化中。你还能指望在哪里看到呢？没错，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什么是民族主义？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精神身份的完全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

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产物，是德国理想主义的产物。然后我本来想说，它就是浪漫主义。

嗯，我想你已经明白了。当你读到华兹华斯的《水仙花颂》，你的心也随之翩翩起舞时，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水仙花的舞动，是某种创造精神自由而富有创造性的体现，而这种精神也更充分地在你心中涌动。

于是，你的心，回应着这刺激，也加入了一场盛大的舞蹈合唱。浪漫主义。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德国理想主义。

现在，我想就其他几个人物做几点评论。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明白我试图描绘的画面吗？我认为，如果你们能理解这一点以及我接下来要用到的其他例子，就会发现阅读我们现有的黑格尔著作片段是有意义的。但请先阅读斯图姆夫的著作。

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但他提供的视角几乎是僵化的，仿佛它是一个逻辑系统而非发展过程。我认为，简明扼要地概括黑格尔思想的最佳方式是……（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学校的一位毕业生梅丽尔·韦斯特福尔（Meryl Westfall，简称WESTPHAL）所著的一本关于黑格尔的书，她任教于布朗克斯的福特汉姆大学，是一位一流的黑格尔学者）。

他曾担任美国黑格尔学会主席。但他的书对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好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关于“自我”这一概念的统一性，究竟是什么功能主导着自我的统一性，占据着自我的全部意义？费希特于1814年去世，他恰巧对拿破仑的形象——骑着白马、征战欧洲的形象——十分着迷。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象征，蕴含着诸多意义。费希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经验的基础是什么？用康德的话来说，是什么作为前提条件，是什么使人类经验成为可能，使我们的意识呈现出现在的样子？这才是康德式的精辟问题。

他像康德一样，摒弃了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他像康德一样，选择了先验的方法。在他描述自我体验的过程中，他发现自我的本质主要体现为道德存在，其中意志是主导且最具揭示性的能力。

有趣的是，他引出这一结论的现象学描述，实际上更多地侧重于认识论层面。例如，他提出了笛卡尔提出的那个古老的问题：我如何知道物质实体存在？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贝克莱如果看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感到欣慰。

你怎么知道物质实体存在？当然，他最初的回答是对贝克莱和休·海因茨等人的怀疑论的描述。我不知道物质实体是否存在。但在我的道德挣扎中，在我内心深处，在责任与欲望之间，在出于责任行事和仅仅顺从我周围世界的倾向之间，我发现我的道德生活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个术语又出现了，我们在康德那里也见过——它预设了一个与自我道德生活相对立的非我存在。

因此，在道德生活中，我们才能找到道德意志的对立面。道德意志的对立面，正如你所看到的，是由意志所设定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一个物理的、非自我的世界。

但无论那非我之中蕴含着什么，它都与自我处于一种辩证的对立状态。正如我们在道德生活中所知的那样，不是吗？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探讨现实的本质，它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自我意识是理解现实的关键，而这面镜子让我得以将现实的图景投射到整个屏幕上。那么，关于现实的本质，我又该如何阐述呢？显然，就整个现实而言，不存在与自我对立的事物。你不可能既把它视为“我”，又把它视为“非我”。

而投射出来的，正是自我。绝对自我，绝对的意志。也就是说，现实。整体而言，它具有我们所说的意动特征。

是的，程度有所不同。人类有意识的意志，有道德意志；动物则受本能驱使。

在植物生命中，万物不断追求生长、繁衍和生存。即使是无生命的事物也会抵抗外来力量。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你所看到的都是意志的显现，或者说是意志的萌芽，它们对抗着自身之外的事物。

坚不可摧的岩石，破土而出的植物，以及为了生存而奋力求生的动物。

而人，更愿意出于责任而非仅仅屈服于欲望而行动。所以，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当时的描述方式也大致如此。

你所拥有的，终极实相，是绝对自我显现于有限的自我和有限的非我之中。而我们在现象界观察到的，正是这种对立：自我与非我。

所以现象学描述解释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意志努力的现实，但我们不知道物质上的非自我的现实。

我们不妨这样假设：绝对自我就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用谢林的理论来验证一下吧。

不妨试试谢林。正如我所说，他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对判断力的批判，而非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他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感受。

我们审美体验所处的持续存在的目的论氛围，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等等。好的，谢林是用进化唯心主义的视角来论述自然哲学的。

物质世界正处于向有生命、有意识的精神逐渐演化的早期阶段。而自然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力量，充满冲动。

他极富创造力，不断迸发出新颖的想法。当他转向心灵哲学时，他发现人类文化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

理论思维中创造力水平较低，但对新颖性的追求正在兴起。感官知觉。理论知识。

这种创造性动力在实践领域也同样存在，例如道德和政治领域，正如费希特所说。但它最充分的体现还是在审美领域。

第一层次的沉思——感知——与第二层次的行动维度——道德——相结合。行动与沉思在创造性的艺术中融合。创造性的活力。

富有想象力。创造全新的体验世界。因此，他以现象学的方式追溯这类事物，并得出结论：现实本身总体上是广阔的、创造性的，不是创造性的意志，而是创造性的动力。

强调情感以及绝对事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因此，你会发现这两者遵循着非常相似的方法论过程。非常相似。

施莱尔马赫？顺便一提，谢林最初是耶拿浪漫主义圈子的成员，后来又去了柏林。在柏林，他遇到了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是一位虔敬派背景的牧师，也曾担任医院牧师等等。他认为宗教意识是关键。

他反对康德将宗教简化为仅仅是伦理道德。因为任何一位牧师都知道，宗教体验远不止是简单的伦理意愿，也不仅仅是道德意志。

宗教体验是对神性的绝对依赖。而这正是他对基督教虔诚本质的定义：一种对神性的绝对依赖感。

我出身于虔敬派家庭。但若要如此，就意味着绝对的依赖，上帝并非与我们并存的另一个独立个体。上帝并非超越的。

上帝就是存在本身，是万物存在的根基。但他并不想将此解读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斯宾诺莎和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持有原子论的观点，认为个体是彼此分离、孤立存在的。施莱尔马赫则更倾向于关系论的观点。

我与其他事物之间并非存在外在的联系，并非仅仅通过一条通道维系着彼此。而是一种有机的联系。自我由此得以定义，我是什么，在这种宗教体验中被统一的是什么，正是这整个关系网络。

我与父母之间存在着基因层面的关系；与朋友、同事、环境之间存在着社会层面的关系；你看，我还与一切可以想象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情感层面的关系。

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一种绝对依赖感。无论这些向量指向何方，它们都表达了对……的依赖。某种形式的依赖。

将它们全部融合到统一的核心中，是对存在本身的绝对依赖。而这些有限的依赖关系，仅仅是整体的有限方面。因此，上帝是包罗万象的存在根基。

当然，他试图做的，就是用这些术语来阐述基督教神学概念，从而构建一套神学体系。因此，神学的语言就变成了象征性的，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这是对自我意识功能统一性的现象学描述。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在自我中发现的，仅仅是整体的一个缩影，而整体则被投射为现实的本质。好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黑格尔，并在此基础上再回顾一下。